

明清筆記叢書

名山藏副本

〔清〕齊周著撰

漢山堂叢書

卷之八

第...卷

明清筆記叢書

# 名山藏副本

〔清〕齊周華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清筆記叢書

名山藏副本

〔清〕齊周華撰

周采泉 金 敏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省如東縣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插頁 2 印張 12.125 字數 225,000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01— 3,500

統一書號：10186·713 定價：2.60元

## 點校說明

《名山藏副本》，清齊周華撰。周華（一六九八——一七六六年），字巨山，浙江天台人，諸姓，漫游名山大川，離家十餘歲。後歸天台，又遭家難，老無所倚。復出游，羈跡武當近十年，其子齋母命親詣，始與偕歸。比歸，因面請浙江巡撫熊學鵬爲其著述作序，「悖逆謬妄」之言驚動官府，熊撫搜得其書上告，兩案併發，終罹極刑。《名山藏副本》，爲清代文字獄受害者僅存天壤之文字；不僅文學上卓然成家，而且對研究「呂案」尤具史料價值。

呂留良，字莊生；又名光輪，字用晦，號晚村，學者稱「晚村先生」。浙江石門（今桐鄉縣崇福鎮）人。祖呂奴，娶宗室女，官淮府儀賓。父學元，明萬曆舉人。其姪呂宣忠，曾在史可法部下參贊軍事，抗清失敗，以身殉國。呂留良反抗清廷的思想，可能與此有關。因拒絕應試，被革去青衿，於是留良便在吳興埭溪的妙山築「風雨庵」，著書立說，苦志自勵，保持了高逸的「遺民」氣節。著書五十餘種，以《天蓋樓四書講義》和《天蓋樓四書語錄》的影響最爲

2087/06  
深遠。他與黃梨洲（宗義）、張楊園（履祥）并稱「浙東三大儒」，一時聲譽鵲起。其子葆中，家學淵源，卓爾不羣，康熙中竟以進士第二名及第。由于上述原因，清廷歷任浙省督撫，每下車伊始，輒表揚呂氏，以敦「崇儒重道」之風，即雍正朝的浙閩總督李衛也不敢怠慢。不料，就在呂留良父子先後逝世（呂留良以康熙二十二年卒）、時隔四十六年之後，湖南永興縣發生了一起曾靜策動川陝總督岳鍾琪起兵反清的驚人事件。追根刨底，始知曾靜讀過呂留良評選的入股文，對其中「夷夏之防」更大于「君臣之倫」等民族思想感受頗深，因而有此輕率之舉。清兵入關，新王朝一貫注意泯除漢人民族意識。現在，呂氏針鋒相對的精闢見解，發蒙振聵，恰為清廷所深惡痛絕，故立遣幹員查抄遺著。抄家過程中，又從其日記發現許多「憤激過激之詞」，使案情愈趨嚴重。加之，在朝臣工先意承旨，羣以「逆案」議處。結果，呂留良父子斷棺戮尸，子孫問斬，妻女為奴，其著作如數銷毀。

雍正（胤禛）是清朝著名的極有心機之君。呂氏案發，他假惺惺地特頒「上諭」，命全國知識分子「獨抒己見」，實際上是測驗民意、窺探虛實。專制時代，何來民主；「逆案」已定，誰敢異議？可是齊周華不識時務，偏偏提出了一份《救呂晚村先生悖逆凶悍一案疏》。呂氏父子此時成了「欽犯」，猶稱之為「先生」，已屬膽大包天；而所建議的三點，如謂「日記易惑無知聞

聽，速令燒毀」，其他講義、詩文集已印行的免其焚毀等等，爲呂氏開脫罪責、避重就輕的意圖更加昭然可掬。此類偏袒「逆犯」的癡想，地方官當然不會代呈。周華便仗劍入京，直陳刑部，又被押送返省。地方官府力圖省事，屬吏諷以自承爲「癡」，可以免究，他却堅執不從，騰折獄中五年，至乾隆（弘曆）即位，始蒙赦回里。按常理而論，漏網之魚，盡可韜晦以盡餘年；但周華豪氣未除，剛正如舊，晚年猶以「抗節稜稜」自期，終因「詆毀朝廷」之罪，併發舊案，仍遭慘死。

「石門呂氏案」爲清代文字獄中案情較重、歷時較久、牽涉較廣的典型案例之一。此案涉及七個省份，被害者三百餘人（齊周華也許是「呂案」的最后一个被害者）；辦案時間，則自雍正九年（公元一七三二年）至乾隆三十二年（公元一七六六年），前後延續三十六年之久。透過此案，一方面可以窺見清政府爲政之苛刻、文字獄爲禍之慘烈；同時亦能聽到懷抱正義感的仁人志士，不畏淫威，慷慨陳辭的剛毅聲音。即以本書作者爲例：他與呂留良既非師生，又無戚誼，只以觀點相同，人格感召，不惜赴湯蹈火，從井救人，實堪欽敬！如果說作者其時血氣方剛，或激于一時義憤，那末，飽經憂患、屢起屢蹶之後，依然百折不回，自云：「頭經刀割頭方貴，屍不泥封屍亦香」的大丈夫氣概，就絕對不是一時矯情者所能具有的。齊周華

的一生，可謂是抗節的一生。發掘整理其劫餘之作，我們認爲是有意義的。

《名山藏副本》分上下兩卷；上卷純屬名山紀游，下卷游記而外，皆爲雜文。作者早歲即蜚聲文壇，與其從弟召南，合稱「天台二齊」。其后，召南舉博學鴻詞，授檢討，參預《清一統志》等纂修，著有《寶綸堂集》，爲清代中葉著名之經史學家。但在周華的心目中，乃弟却是「附聲啾啾」之流，兩人旨趣迥異，薰蕕自別。作者晚年一再感慨「禍起蕭牆」、「誣謗紛紛」、「有毀及總角之交者矣，有毀及一本之親者矣」，似係針對召南而發。還有一個明顯的跡象，即此書所附「諸公贈言」中有李紱、桑調元、鄭性、沈德潛各序，獨無召南片言隻字；此集篇末錄各家評語多達五六十人，業師、教官、至交、姻親、門生等輩均有題詠，而召南亦不預焉，說明絕非偶然。我們推想，二齊戈操同室，恐非一日了。

齊周華因罹禍甚慘，其書湮沒多年，幾成絕響。所以論清代文學者，均不曾注意。其實，周華之文，不愧作家。彼時文學傾嚮，已以桐城爲揭槩，齊周華却任意發揮，不就繩墨。尤其由于泛覽羣籍，旁及內典、道藏，故他雖宗程、朱，實爲「雜家」。如《書范滂詣鈞黨獄後》、《書宋史趙鼎免相親友不敢問訊一節後》等文，均係有爲而發。《書石奢傳後》、宛然老吏斷獄，精悍處直逼柳柳州。至若游記諸作，寫景狀物，大含細入，曲盡其妙，可與徐霞客并擅

勝場。全祖望評其文云：「渾樸之氣，大類遜志齋（方孝孺）」；鄭性譽其「氣充辭達，骨健理真，又隨在能發議論，卓然成家」，并皆可謂知言。當然，正如舊時代一切進步文人一樣，歷史和階級的局限也不可避免地烙印于《名山藏副本》。集中多處侈談因果報應，反復宣揚苦節守貞等，即屬明顯的糟粕。這些，統希讀者審思慎擇！

《名山藏副本》，前身原為《需郊錄》，刻于早年；其後，鄭性「二老堂」亦曾刻過，傳世的《名山藏副本·自序》不署刻年，僅題《序》成于「寄生草堂」，不知其為初刻抑重刻。今所存本係民國九年天台人張翅據家藏本排印，原刻存佚待考。此本所附如唐孫鑄《討諸葛際盛檄》及曾姪孫其匡所撰《行略》等，均為重印時附益，非初本所有。據本書《凡例》云：此為初集之副本，係刪汰《名山藏》、《需郊錄》、《風波集》、《地輿樓集》等而成，知前後曾有多種刻本。但各書均未見于《禁書目錄》，公私藏家書目也都不曾著錄，故欲求一善本而不可得。我們作為工作底本的排印本，訛字極多，所附「校勘表」往往有以不誤為誤者。因此，我們的點校工作，僅能憑理校勘定，謬誤在所不免，還希讀者匡正。

本書末所附《齊周華年表》僅供參考。

周采泉 金敏



## 重印名山藏副本序

天台山，自古稱一萬八千丈。山曲水涯，無處不奇。石梁天塹，下有飛瀑，螺溪雙峯，其艇特立，此乃其尤奇者也。山之奇也，磅礴鬱積，得氣之厚；人之奇也，磊落不羣，得氣之精。有山之奇，而後有人之奇。人既奇矣，而其文無不與之以俱奇。讀其文，可以知其人之奇，并可以知其所居之地亦奇者，其惟我鄉先哲齊巨山先生之《名山藏副本》乎？先生諱周華，字漆若，巨山其號也。與次風宗伯同祖幽溪茂才，而先生乃其冢孫。宗伯淵懿博雅，不愧宏儒。先生則前無古而後無今，自成其說。道雖不同，當時海內實有「二齊」之稱。雙璧照耀，映射天台，其山不亦生色歟！先生既得天台之山之奇而鍾毓，及長能文章，不得天下之山之奇尤不足以養其性情。於是登泰山，入潼關，涉沅湘，渡粵嶠，學道於武當山，足跡半天下。非欲效太史公之故事也，蓋出於天性而然。呂案之起也，天下士人均作寒蟬仗馬狀，先生草疏千餘言，邀求當道代陳，一無應者。乃自浙而燕，自燕而浙，卒爲忌者所傷，先生遂下於獄。在獄五年而始

脫，不通音問於鄉里者，幾至三十年。踏破鐵鞋，搜來奇跡，每至其地，必有其文，故集中多遊記之作。探天下之奇，即所以寫胸中之奇。迅雷也，嘗震動乎山谷矣；疾風也，嘗掀翻乎沙漠矣，均可於先生之文而想像得之。所謂《名山藏副本》者，世無揚子雲，誰能知我？而必多錄副本，藏之名山傳諸其人者，視侯朝宗脫稿未全，即已付刻，誠不可以同年語。鐫版始於蜀唐長興。惟五經文字，漢熹平已有石刻。其餘諸經諸史以及百家之著述，皆副本也，尚能傳諸後世。副本與刻本，有何涇渭之分乎？自古副本流傳，皆賴石渠之茂藏、後學之抄錄。惟白居易之詩文集及身而備。《舊唐書》謂其集送江州東西二林及香山聖善寺矣。當大曆會昌之間，書猶手錄，非其心存傳世，何急急於此。先生所處時代，鐫版已盛行。其定名於此者，非自謙也。其用意所在，得毋與白居易如出一轍歟？呂案為文字之獄，既因此獲罪，當時曾授諸梓終無燬版之虞者，得非名山呵護之靈歟？夫何年代湮遠，刻本已如廣陵散。民國成立，浙人追溯先生當時一片之義憤，尊之曰「先賢」，合黃宗羲、呂留良、杭世駿等四人，立祠以祀，庶幾足慰其志於地下。海內學者想望遺徽，欲讀其書者久矣。幸名山之間猶多副本，此先生精神之所寄也。取而印之，編次凡例悉仍其舊，不敢有所刪改者，恐失其真也。吾知讀其書者，則必拍案叫絕曰：天台山負磅礴鬱積之氣，數千年來篤生奇士，其惟先生一人！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同里後學陳鍾祺謹序。

●陳鍾祺字一行，天台人。民國初曾任省參議員。

重印名山藏副本序

## 名山藏副本序

士有屈於萬鈞勢力一時之鎮壓，而伸於三光不滅百世之公評。則豈區區以其文字重哉！蓋讀書談道，早已納天下萬變於一心。天下萬變，而吾心終不變。心之所安，道之所在也。吾以不變者應之。心之所不安，非道之所在也。吾仍以不變者應之。必使吾心即於安，用以共衛斯道，而刑禍有所不顧，或遂因其得禍之驟，而訕且笑焉，以爲不近人情。豈知所謂近人情者，偷生惜死而已，固有道者所羞稱。道在天下，非一人之道也；道在萬世，非一時之道也。用一時之議，挾一人之勢，而欲與天下萬世爲敵。天下萬世，非皆白癡聾啞者，而聽其酷辱抑扼，無復剖雪，是天下萬世無公道也。善道而死者，死以其道也，爲天下萬世死也。桂以削而益香，膏以熱而愈明。其萬丈光芒有永永垂之天壤者，豈一人一時所得而埋沒哉？彼徇一人一時之見，或目爲瘋狂，或詆爲圯族子，既殺其人，而欲并毀其文。夫文雖小技，或不主一家，未可穿鑿附會，必一一證之於道。而究之文以人重，人以道重，道屈而後人屈，人屈而後文屈，非文之不幸也。吾邑鄉先正巨山齊先生，爲呂留良案屈於時久矣。其所爲文如《名

山藏副本者，世不少概見。余搜家藏中得之，急付刊印。俾讀其文者，想見其人，知其所重者在道，而公論可復伸。余非自私其鄉人，而與天下萬世相翻反也。求與天下萬世同諒此苦心焉爾！中華民國九年八月既望。同邑後學張翹拜譔。

●張翹，字羽生，天台人。日本留學生，同盟會會員，曾任省法政學校校長。

## 名山藏副本原序

天台山人游踪汗漫，其所咏歌紀述，疾書耳目所聽睹，直吐其胸中如許不可消沉之物，光怪陸離，燦然成集。書來趣予叙。嗚呼，豪矣哉！予性亦好遊。前十年早畢婚嫁，拄一筇，遍五嶽，自謂遂向平之願。年來晚景蕭騷，仲季子粗成立矣，忽相繼而夭，長子嬰疾昏沉，老妻病卧六寒暑，冢介婦有再娶者，今惟存一嫠，諸孤童痴。重以水火盜賊，橫逆頻仍，猶未厭禍。今春牆傾棟折，祖孫三人倖出諸土木蓬勃中。予足重傷，備罹慘苦，得跛而活。久病至秋，兩目失光，盲且痺，已成棄物，較諸山人經歷艱險，身幽豕戶，子葬魚腹，至老而跛，天窮人阨之狀約略相當。而山人履險不愕，攀巖涉江，窮雲嵐煙浪之勝。無論五嶽，即一邱一壑可意，輒經年不去，著述等身。其奮噓義烈，不避危難，志節區明，尊尊親親，不愆於禮教，爲名公鉅儒所推許。其代直古賢冤鬱，正氣盤薄，尤足以振興頑懦。其解脫外境，混跡風塵，常居梵宮道院，游戲三昧以自娛。其苦趣雖迫，豪興猶奢。予少游餘山先生之門，得大儒爲依歸。故白首無聞，不敢蹈足真玄。然當危苦盤錯，懼顛撲不自持，蓋履之而知其難如此。若山人者，游方之

內，游方之外，堅白無虧。及其老也，陶陶然養疴存蟄於瀑飛霞起間。忘榮辱，一死生，品水評山，褒忠獎孝，殫精爲千古事。更壽梨棗以淑後人，夫復奚憾？吁，豪矣哉！山人姓齊，名周華，字巨山，又號獨孤跛仙，天台人。

乾隆己未菊秋。

錢塘獨住生桑調元拜譔

## 名山藏副本自序

文章者，不朽之盛事。謂其可以行世，可以傳世，而非寂寂以藏之物也。顧可行者，往往未必可傳。至可傳者，則無不可行焉。乃古人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何耶？豈同時竟無知己耶，抑文章語犯時忌耶？如果犯時忌也，此不祥之文，燬之可也。如謂世無其人也，夫天下大矣，文人多矣，豈少識者而必遙望後人乎？噫，我知之矣。必其人高自期許，而又命與文仇，遇偏顛倒，更或細行不矜，啓人媒孽之漸，冤及文焉，未可知也。由是佞倭然，恫恫然，內焉既不肯自歿其著述之苦心，外焉又不善諧流俗。字出謗興，徒增多口。斯亦不得不淚灑名山，埋文塚而奠觴焉。其志亦可悲矣。予也譚劣無文，足跡已半天下，頗得江山之助，爰多紀游之篇，間亦不能不贈答也。有爲先輩所許可者，有爲同輩所相賞者，評鹭之原本俱在。今則先輩已俱逝矣，同輩亦半作故人矣；出門既久，同鄉晚進復無一日之雅。而又不幸家遭變故，身廢冤沉，若老若幼，若親若疏，不聞有見危而救，易地以原，作狐兔之悲者。昔少陵之寄太白也，曰「世人皆欲殺」，竊思太白恐未然。予其信然歟！人情已盡如此矣，文將誰傳耶？名



山之藏，實有所不得不然也。有告子者曰：「善藏書者，必多錄副本以備亡。第謄寫維艱，曷不謀諸剞劂乎？且吾子畢生兢兢以君父爲重，時忌知無所犯也。天下大矣，文人多矣，我固不敢知曰世必有其人，亦不敢謂必無其人也。苟無其人，則此副本不過供人覆瓿已耳；名山所藏者，依然在也。倘有其人，則子之文必行且傳矣；不幾轉笑名山之藏爲贅疣乎？」予曰：唯，否否，終無以解余之憂讒畏譏。何也？雖然，子妄言之，我妄聽之，副本曾何足吝哉。遂自題卷首，以授梓人。

乾隆二十六年歲次辛巳仲春清明日

天台忍辱居士齊周華巨山甫自叙於寄生草堂時年六十有四